

勘亂錄
利

U 6
4067
3



リ伊6
4067
4-3



勘亂錄卷之三

丁亥逆魁弼顯父子首級自尚



禁府漢城府堂上齊會一處押來弼顯庶弟
弼忠弼虎及弼顯曾前所帶下人金斗良金
鼎三等辨識分別後仍梟示街上○諭諸道
令自今以後外方捉得可疑人其中情節別
有凶獍者則上送而其外招辭不明白者及
誑誤脅從之類隨其附近或報都巡撫使或
報安撫使或報巡察使詳覈仍因稟 啓勿
為混同上送○全羅監司李匡德狀 啓言

勘亂錄卷之三

錦山郡守李德鄰捉賊卒李元暉鄭瓦屎等
元暉供清州賊出給封書使之傳致茂朱賊
陣即安往茂朱賊魁在於府之東西五十里
許泰山長谷中所聚賊黨殆近數十哨因清
州賊將之請兵數三哨陸續上去後聞清州
敗軍之報茂朱賊亦稍稍散亡所餘三四哨
茂朱徒黨乃清州之後陣所聚之處乃是無
家空山晝夜露處所謂將帥設軍幕以居瓦
屎供三月十七日進往清州邑內邑村殆空
獨有一民畊於野賊徒招入饋酒給賞此賊徒誘

引愚民之凶計聞此言入其黨十九日賊將出付一
封書曰傳于全州監營時鄭思孝為監司恟
於賊威持書封往全州北門外則城門已閉守
門者多不得入授書封於守門人自其處即
逃于茂朱賊所云並鳥示○忠清左道召募
使俞崇狀 啓言清安縣前別將張潭當賊
倅之來據清安也軍校吏屬莫不投入而潭
獨奮義慷慨與鄉中士類同聲合謀為先鋒
直入賊藪亂斫而死以此民人奮慨一夜間
聚集五百餘人捕斬賊倅其樹立可嘉合有

旌褒之典仍錄上本道各處捕捉賊徒時首

助人姓名

譚後贈
職旌間

上御仁政門親鞫刑羅崇大三次崇大供羅晚
致抵臣書曰陽城李昉吾儕中負重望者也
若去君所凡事相議為之臣謂昉曰相議即
何事昉曰謀逆事也一舉則八路響應云臣
曰君何為赤族之言羅州羅哥因晚致將盡
死矣昉仍往扶安成王家朴弼顯率泰仁軍
欲陷全州為昉後援臣則欲得城中及外村
人百餘名與昉為援賊徒以為犯闕後當論

賞云扶安賊魁金檀自古有名副將則魏才
高超此是同黨而部落既異故不得詳知忠
清慶尚全羅道派各異全羅道魁首則成王
慶尚道魁首則鄭桐溪曾孫忠清道魁首則
權道衡字伯升初居青坡流寓湖西清州以
少北稱此羅晚致所傳之言全羅道掛書人
雖不的知必是羅晚瑞李昉所為也晚致在
恩津今番稱以避亂移寓於高山雲梯面三
月二十七日羅晚瑞來見臣清州賊敗報適
至晚瑞頗有不好色以為吾將轉向嶺南羅

哥中西門內居者不入東門內羅哥間有入
之者秦仁宋賀以遁甲名亦入賊黨謀逆是
實處斬孥籍如法○令李奎瑞嚴惡發面質
惡發曰安進士往時汝豈不先出二十兩一
枚復出八十兩一枚合為百兩其夜使我作
卜乎汝奴持來時以斗盛錢凡四次矣奎瑞
曰吾無此事惡發曰汝豈不謂安進士曰吾
則身既不往故出此財力以助此亦有功乎
安進士曰豈不為汝功汝又曰事若不急則
可以多得錢安進士曰遲則雖多得無用矣

奎瑞曰吾無見汝之處安進士吾不見已久矣
惡發曰三月十一日安進士入來十二日持
錢出去豈可曰不見乎刑奎瑞一次不服○

韓洸物故○

問權

壺山君

權供李滸

即滸也

之言

皆搆捏也三月十一日洞內人趙漢發來見
曰騷屑如此何以避亂臣曰此乃騷屑非真
亂離也我則與國休戚之人何以避為十二
日安焯來言曰令監動於騷屑將欲告變云
然否臣曰恠異之言聞於何處焯曰李滸言
之十三日焯又騎驢而來終日至夜果有唱

善齋錄卷三
四
歌之事焮宿於濬家十四日焮又請今夜會
話濬家濬又來請臣以為殊常辭不往十五
日曉欲逃入京告變濬言告變成不成間乃
滅族之事又曰四五日間若勿出入可無事
其言終極殊常今濬之告臣者以臣之捉告
渠故欲陷臣臣上京後臣子書報曰李濬佩
劔往丁致慎家恐喝曰吾與安熉同事此言
若出吾當害汝云矣令樞濬面質濬曰十二
日汝乘藍輿來吾家者何事樞曰吾不往汝
家矣濬曰十五日聞君逃走極驚駭冒雨往

見則君家已空轉往安熉家又空歷訪趙哥
趙哥迎謂壺山君安進士皆逃避君何以為
之樞曰此事不必說吾豈與汝往安熉之家
乎濬曰趙漢發來言君輩近入京中乎騷屑
非輕勿上去可也吾之查頓在水原以七十
兩買馬將給龍仁張鏞君輩亦備馬匹可也
漢發君不養之於家中乎樞曰十四日夕汝
豈不曰過四五日後亂當定安熉安熉上京
熉之父與兄弟吾當率往避亂大監若付送
家屬則當率往云乎濬曰何忍為此言其日

吾不往君家寧有此言三月十二日大監不
來吾家乎大監及吾與安焜孰為最親大監
與焜豈有二日不相會耶權曰汝豈非衣食
於安哥者耶十四日夜汝要我來飲酒而我
不往矣溢曰大監十三日與安焜會飲時不
握手唱歌乎權曰初二日吾為捉汝下去則
丁致慎曰溢拔劍來言吾與安焜同事事若
泄則吾當害汝云矣溢曰安焜兄弟被捉將
奈何○特放鞫廳罪人李夏宅 教曰今番
逆賊實千古所無故雖世家大族情節總露

則斷不饒貸者為痛世道也汝之出於賊招
既泛然招辭且所上文字心事可知特為放
送汝須終身銘念體今日快釋之恩此後如
有教誘者捉納可也夏宅明彦之子曾為進士一等以日係招被拿
夏宅供稱有不入賊黨之明證清州變出與前持平李日躋相議作書論賊情送人至安
城要傳於水原府使而為賊所阻不得達其草倘在自其衣袴出諸臣言可為明證判府
事李觀命獨言此文字若入於文書搜捉則可無疑而倉卒問入於袴中此尤可疑大司
諫宋寅明言鞠廳罪人法不當附物於身倉卒問歲入文書於袴中必是拿來却事不能
嚴急慎密之致都事有罪宜○問趙漢發漢
發不服令李溢趙漢發面質溢曰張鏞欲以

七十兩買馬故吾之查頓有好馬纔送吾子
矣汝豈不為此言乎漢發曰吾無送子事且
無見張鏞之事豈言馬事耶溢曰必與壺山
同謀馬事全諱終是殊常漢發曰今始思得
初八日間張鏞買馬之說說及於溢信然矣
八日逢張鏞則謂以欲買壺山四寸漢原正
之馬臣答以水原有可買之馬云至於勸溢
買馬避亂事則無之矣溢曰君之子果不送
水原耶漢發曰果送之張鏞曾無相知之事
以買馬事來見知之○問鄭思孝思孝不服

○雲峰縣監孫命大狀 啓言咸陽郡守朴

師漢捉賊咸陽偽郡守崔存緒及許格等嚴

囚存緒居咸陽輸送兵器於賊中格殺倉粟犒賊兵○慶尚監司黃

璿狀 啓言捉賊李善擇曹景沃等上送

命軍門彙示善擇參議后定之係與景沃為麟佐外族○戊子諭

湖西嶺南兩道今番當賊變立節者及舉義

討賊者分等 啓聞○諭諸道今番出征時

及列邑良民之混被兵鋒者自本道各別收

瘞至於為國被鋒刃者別為顧恤○監護使

尹淳狀 啓言嶺南賊希亮等就擒繼援將

朴東樞所領御營軍犒饋後全數罷遣○備邊司 啓言即今酬應稍減備局堂上直宿宜減一員政院及兵曹別入直亦宜減去許之○備邊司 啓言晉州營將李碩復以緩於討逆曾有拿問之 命今觀兩南狀聞碩復領軍進討終致討滅功足償罪宜分揀

上命仍任○江原監司李衡佐狀 啓捉送逆徒辛孝祖○錦平尉朴弼成錦原君朴師益等上疏言逆賊弼夢弼顯師寬出於同宗叛

國辱先何忍與此賊同其兄弟共稱之名字請臣等名字中弼字師字改以他字

上令廟堂稟處不許改○都巡撫使吳命恒引大軍踰秋風嶺聞嶺賊已平經居昌安陰咸陽從八良峙行將自全羅道班師留從事官朴文秀鎮撫經亂四邑狀 啓以 聞時四邑兵民被脅從賊及賊平皆自懷疑懼逃入山谷間田野村落一空無復人烟文秀以單騎周行列邑招來逃避者諭以朝家勿治脅從使皆歸農給種糧勸畊民始安集人心稍

定或勸文秀以兵自衛而行文秀不聽曰是非所以鎮安危疑縱有意外之患何憚為國一死耶○定配李弘溥於絕島日佐生父○北路安撫使尹憲柱狀 啓言永興以北頗有騷屑民情波蕩民人等言巡營中軍朴昌悌聞變之初粹聚營下親騎衛點閱留置屢日乃罷咸興一境舉皆鼎沸昌悌難以點馬為托不待朝令作此妄舉請罷黜 許之咸時

鏡監司權益寬為此巡未還昌悌留鎮空營始聞變即點馬補闕出營庫木累同作纏帛又以前同布染醬作糜食數石場市所賣戰笠麻鞋盡數收買及聞憲柱至倉黃罷黜馬

還藏木同糜食於庫中所買戰笠草鞋汲汲還散憲柱親之請罪後臺閣請拿鞫竟杖斃

○庭鞫更推閔元楷金弘壽元楷供如前弘壽供正月晦遵儒去安陰之路忽忽歷去臣問汝有何幹事而往遵儒曰先人為祖父占得一山於浮石寺近處春末夏初欲遷厝而巨刹僧勢有難抵當將向安陰故土斥賣田庄多得軍丁奴屬親戚而來午飯離去自此無通信之事日前粹聞安陰鄭桐溪子孫喪人聚兵謀亂之說臣不勝驚駭即入安東府與聞義旅之事○問辛胤祖胤祖僕臣與天

擊語言之際臣謂天擊曰嶺南有凶悖之事
爾或聞之耶天擊曰未聞臣曰士類相聚作
黨為盜云豈不得聞耶其酬酢不過如斯嶺
伯見害之說臣無所傳○刑金玉成四次柳
滄一次並不服刑朴太厚一次太厚供李世
彩為賊哨官持都目而誘引臣以為鄭都令
為將八道皆應汝雖年老姜太公八十尚成
功汝須同叅臣因隨往柳川地則賊徒合十
三隊每隊各十二名謀逆是實 命鳥示○
放鞫廳罪入李檀

檀被鞫屢招不服鞫廳疑其不實啓請放送後被捉

於水原府承服見誅

○己丑 下備忘曰今此逆變實

通古通今所無者而幸賴天與 祖宗之默
祐又因諸臣等竭力王事圻湖先平餘黨亦
幾盡蕩是豈寡躬涼德之所致哉今則嶺捷
又至出征將士其當不日旋凱待其復命錄
勲等事令該曹舉行○嶺南安撫使朴師洙
狀 啓請罷諸處倡義召募使之號 從之
○備邊司 啓言千古所無之逆變蕩滅於
二旬之內往蹠之所未覩請令該曹擇日告
太廟陳賀頌 赦

善齋金卷三
上許告 廟不許陳賀曰因子涼德致此逆變
幾驚我 祖宗陟降之靈念及于此猶有餘
悸陳賀一節勿為舉行後因諸臣力請始
勉許○諭都巡撫使吳命恒軍卒暴露宜速
班師待班師都巡撫躬自獻馘逆魁希亮等
首級沉益上送○命罷遣各軍門城頭擺立
兵只留城門把守又 命罷各軍門留營結
陣○都巡撫使吳命恒狀 啓言大丘尚州
晉州金烏禿用草溪等邑鎮兵會居昌境者
至二萬數傳令罷遣各山城嶺阨防守亦罷

送○嶺南安撫使朴師洙狀 啓捕送醴泉
賊李允師

上御仁政門親鞫問韓世弘世弘不服刑一次
世弘供自前年有翼弼顯麟佐募軍沈維賢
為永川郡守時弼顯稱其年少解事臣聞其
名盜賊外則陽城振威龍仁之間甚盛內則
南秦徵知之思晟言人皆忙迫是可悶也思
晟又以為全羅道雖有盜不過壯士四五百
陽城盜亦不過四五百虛踈莫甚此何以有
為思晟則欲待秋為之術數如此云且言秋

前日夕君則未可復下來而編裨將有往來
之事可以相議編裨則元再麟也思晟又言
京中諸賊要我微服上來人事如此逆賊固
無論雖竊盜亦不能為臣以為然矣有翼自
初相親再昨年上京則有翼相臣之貌以為
福薄數日後更往則有翼以為有一種恠惡
之輩謀逆之事君可同事否臣答以事不但
可怕吾心拙福薄何能辦大事有翼弼顯思
晟及賊河爛熳相議臣之愚意初欲以容周
旋而思晟以逆魁告之今春上京始聞謀逆

某某人皆陽城振威間人京中則有翼主張
其次思晟有計慮此二人為魁泰徵則渠輩
以為庸劣有翼之外李河為次閔觀孝在江
外故相面而已不能數往來內應事有翼最
緊二月二十五日間麟佐入京以為君則庸
劣吾則嶺南得同謀之人十餘鄭希亮等云
兩多人在座不言某某名姓十五日事臣往
平安道故不能知內應事各人聚家僮泰徵
有捕盜廳軍士河又傳弼顯之言曰弘化敦
化兩門中開之最難若多積火藥以火箭射

之門可自破有翼則言當聚軍於城內河則
言當聚軍東小門外此則前年九月與有翼
河共議之言麟佐謂河曰君何以聚軍河云
有五六十名其外如奴者五六十人中庶者
亦五六十人合以計之當為百五六十人蓋
有大庄於礪山故軍丁多出於湖南再昨年
臣在尚州聞臺 啓以陰謀秘計將論十六
七人臣居尚州纔一年餘弼顯亦來倡言曰
韓世弘來故吾亦隨來世以臣為弼顯主人
十六七人臣及弼顯在其中其餘尹德裕閔

元楷李河李思晟李有翼云故臣驚怕其言
而臺 啓不果發謀逆是實處斬孛籍如法
○問羅晚致晚致供三月初昏後少年騎黃
馬率六七人來臣家臣出見則自稱陽城李
晚臣問何以急見我乎晚曰有他客暫出立
門外密語曰吾輩有謀逆事相議軍人未易
得故八道知名之士盡為抄錄君亦在其中
臣曰君臣之分至重何為此不道之言耶臣
歷全州也臣奴傳言日前有兩班率數千人
入仙鶴寺盡逐僧徒云姪甲孫是崇坤即麟

佐之婿掛書人即山陰居鄭倬倬亦會仙鶴
寺宋賀為妖術扶安金萬信與臣相語臣語
及賀妖術之事萬信以為鄭倬妖術勝於賀
云賀即秦仁人臣之往恩津蓋隨臣四寸兄
權高下去今番掛書時高與王城谷朴姓人
綢繆朴即弼顯心腹并邑縣監睦重衡謂臣
高筐田放糞犬有俗語汝與高為四寸汝必
被孽須避去云故臣避往高山地庚寅年迎
恩門掛書意高為之故高筐田之說因此發
也刑一次供如前○問羅晚揆刑一次晚揆

不服○初麟佐妻紫貞

即尹錫被囚清州獄之孫女

被囚清州獄

供去十月世弘來夫家夫亦往尚州還言我
今不能生活問其由答云南小輩方向國舉
事贖我同叅稱病外無他計仍為全身不收
之狀久卧不起十一月夫欲使京中人知其
病以草轎上京弼顯來見夫曰必是稱托不
叅大事之意正月還歸往順興鄭遵儒家二
十日還來公州李之時來夫家仍與夫及夫
弟能佐同往之時家五日乃還二月往權瑞
麟家還言瑞麟三兄弟聚明火賊徒使我為

善齋錄卷三
十四
將帥辭讓而來又上京還言往見柳徠則平安兵使李思晟相約舉兵三月初夫往忠州見閔昌道子元普而來其日旋又往陽城吾言必有赤族之禍何為此行答云吾亦不欲同參至於稱病而諸人力勸勢不可免鄭遵儒書札每自金弘壽家傳來○嶺南安撫使朴師洙狀 啓捕送賊希亮子姪宜璉宜璜○忠清兵使趙俊狀 啓言捉賊軍官梁德溥教鍊官金鍊堅賊婢月禮月禮供與德溥謀為內應賊成免賤文書以給之德溥供主

將寢處牖戶開閉箇箇指示於凶賊與賊相應殺害主將云並鳥示○忠清營將申溥狀 啓言捉賊崔尚郁表鶴天等處斬○庚寅上御仁政門親鞫更推金弘壽刑一次供如前○相物故○更推趙德鼎刑十度供如前○定配鞫廳罪人金壽溟於絕島○問鄭宜璉宜璉供前冬叔以喪人往聞慶松面李玄佐處玄佐能佐輩與叔相親而與金弘壽韓世弘羅晚致輩為不軌京中則尹憲朴弼夢弼顯父子李明彥亦入云明彥今方奉使出來

時可以為之於平安道云明彥入之之說玄
佐來言于臣叔崔必雄傳之宗室則有密豐
君云金羅道掛書羅晚致為之玄佐能佐自
甲辰以後為凶言前年八月臣往安陰十月
上來玄佐來言來年三月為其事能佐來醴
泉三月旬後發大憤歸去曰因安東漢吾事
不成初則欲斬李廷燭統一安東而安東人
大叱曰何為此言耶能佐以此發憤而去孽
四寸鄭宜瑒居安陰古縣言義城縣令韓師
億亦入之師億即曾經慶尚道守令而李師

尚之婿云能佐輩做作凶言言之少論峻者
多入其中尹聖時亦入之刑一次供如前○
令金弘壽鄭宜璉面質宜璉曰臣叔所為之
事此叔亦知之玄佐能佐與臣叔及羅晚致
為之弘壽曰汝但以所知之事告于君父
可也汝之三寸與五寸同謀則汝當親聞何
可曰聞之於他人乎宜璉曰聞之於崔必雄
矣弘壽曰必雄誰也其人安在宜璉曰今方
逃去於江原道矣○更推鄭思孝供如前○
京畿監司李廷濟狀 啓言捉賊李春亨枝

亨崔尚鳳等嚴囚 命鳥示○洪陽營將盧
洽狀 啓言捉賊金善分等梟示○慶尚右
兵使李時蕃狀 啓言捉賊三嘉座首權萬
恒梟示○刑金弘壽二次不服○刑趙錦三
次錦供臣與胤祖相親聞胤祖謀逆之事胤
祖多奴僕故欲率而上京臣七寸叔德奎言
之李有翼與金重器查頓而重器為大將故
胤祖率家僮上來則當合勢迎之推戴則密
豐君云臣之七寸德奎觀奎知之故臣亦聞
之德奎兄弟方在原州知情是實○忠清兵

使趙俊狀 啓言捉賊李萬衢供稱三月往
安東歸逢熊佐崇坤等於龍宮熊佐等言吾
徒方營大事兄麟佐往陽城與權瑞龍等謀
議聚軍鄭世胤與睦哥往全羅道嘯聚徒黨
作變於全羅兵營後奪取軍兵上來之意丁
寧相約全羅道不得聚黨世胤等轉向泰仁
縣李思晟自平安道動兵上來之意兄麟佐
急通于平兵鄭遵儒自安陰再明起兵發行
吾迎於中路仍上京忠清兵營作變期日乃
明日也事甚急汝與吾偕往安陰同事為好

四道兵盡起且有內應似無不成之理鳥示
○辛卯命慶尚右兵使李時蕃戡死充軍於
絕島行大司諫宋寅明 啓言時蕃逗留
不即討賊請行軍律

上不從有是命○忠清兵使趙俊狀 啓言捉
賊林興才李弘圭等集示○行諸軍門扈衛
軍兵犒饋○李奎瑞物故○大司諫宋寅明
啓言前摠戎使金重器身為將臣逆變之
初不能奮發討賊且與逆魁有翼為切姻而
姓名屢發於鞠招不可一日置之於京輦請

極邊安置

上從之

先是命重器出鎮水原重器稱無馬顯
有逗留狀及有翼亡命捕獲追得於鐵

原重器墓舍蓋以重器子浦即有翼妹夫也
至是重器名又裁鞠招寅明固請拿問上

不許寅明遂先為是啓使○更推趙錦錦供
離京輦旋又裁拿鞠之啓

弼顯言若無數誣告則渠輩生恟未出者自
畏而為之周旋已出者不敢按獄矣德奎族
長也每來勸入以卜者之說誘引故入之賊
中事情聞之謀逆是實處斬孥戮如法初
參判尹淳旋以淳為文衛主王堂錄而渠不
與選故舍感遂引自刑命刑之供又如此
○命捕廳發捕張希載之子輝以出於李奎

瑞招也奎瑞承服○更推羅晚致刑三次晚
致餽臣之字是元禮弼顯使奠倬掛書於南
原使宋賀掛書於全州而文則弼顯作之宋
賀五寸旗下書之謀逆是實處斬孛戮如法
○更推羅晚揆晚揆供李昉來見臣家云平
安兵使為渠同黨而渠從全羅忠清道先起
則思晟亦自平安道稱以勤王兵上來泰仁
縣監朴弼顯以為汝輩起兵則吾亦當起云
云客散後臣問臣兄曰昉言云何臣兄傳昉
言如此知情是實處斬如法○刑閔元措一

次不服○初安東人權煦出翰招 命拿來
安東府使朴師洙以本境無煦名捉送權築
築即安東望士以學行名及取招供今番逆
變不幸出於士族憤痛之心倍於他道若干
士類以倡義討賊事會于文忠公柳成龍書
院臣亦方赴會召號使貽書欲與相議臣以
為召號使既被朝命當赴其所方進去安撫
使又貽書召之故仍前往府中就拿以來乙
巳年間臣往醴泉書院院長及鄉長老五六
人共會有一少年入來自稱欲學六壬占而

去臣曰觀君亦是少年有才所可學者多矣
何可學此雜術耶去後問之麟佐也希亮居
順興麟佐居聞慶互相交通一言一事無不
相知方其作變之時設有相關之事則渠輩
豈不相通而乃反托以聞之於金弘壽乎臣
年老腐儒渠輩將安用哉三月十六日一友
人來言臣曰邊山盜賊大起避置妻子於伽
伽山中為好故十九日臣與權德秀同往夕
後寺僧來傳清州變報臣與德秀相對隕淚
曰自古逆變何限豈有一時同殺兩帥臣之

事乎此非臣子安坐時也因與德秀同下山
宿於文忠公金誠一後孫家遂還家為倡義
討賊之計

上曰汝在嶺外所嘗交好者何人桀以李裁金
聖鐸權德秀為對諸臣多言桀名字未審宜令
安撫使查實狀 聞後處之領議政李光佐
言造化伸縮各自有時如此之類置之度外
可為聳動之道

上教以往見安撫使可明其心常與李裁友好
者亦可知其取友之端 命特放時夜深闕

門已閉仍命留門出送桀言遭此周極之變而色未嘗變今承聖教自然流涕

上又命羅將捕卒護歸其家大司諫宋寅明日鞫體至重當慮後弊此後奸人若復踵此套自謂有倡義之心與某人交則將放之耶不放則處分不平放之則奸弊無窮殿下將何以處之耶至於罪人之留門出送尤有傷於事體矣

上曰古者鞫囚多生出者今番無一人放送矣不聽後桀名又出賊招

上以前既特放置而勿問

朴師洙至安東召聚境內知名之士議計

賊事諸人畢會桀獨不至及桀為拿桀入府始來請謁師洙即執送京及桀被釋安東人言於師洙曰三月變亂前李熊輔至安東豐山縣見桀謀作亂桀答云吾頭可斷不可從熊輔怒而去桀以桀獄辭一皆飾詐與安釋云及師洙還朝聞桀獄辭一皆飾詐與安東人所傳相反又聞其緊出曹○壬辰庭鞫賊之招力請拿問上終不聽

問安焜焜不服○嶺南安撫使朴師洙自安東至大丘將巡下道經賊列邑監司黃璿暴卒而諸賊餘黨就捕囚營獄者甚多營下人心汹懼師洙留大丘書邀都巡撫從事官朴文秀文秀方在居昌聞報疾馳入大丘與師

宋共按問諸囚押送陝川從賊座首鄭商霖
于京○更推崔鳳文鳳文供如前○問金鼎
鉉鼎鉉供三月十二日陽城崔擎宇來臣家
言有酒盃與諸友飲請同往渠家臣往其家
不知面者數人在座與擎宇堅執臣手誘說
不釋座中一人拔大刀曰言已出而如是發
惡能保首領乎刺臣左臂臣懼怯潛思逃生
之策仍言吾當還家更思而來擎宇即解釋
臣故仍為還家逃避於水原地轉向忠州同
伊乃孽三寸非庶弟也○刑金弘壽三次金

玉成八次閔元楷二次並不服○刑辛胤祖
一次胤祖供趙德奎謂臣曰嶺南湖南兵以
謀逆事上來汝以松明炬二百柄辦出則日
後必為大功臣答以何處得來云則德奎又
以為不然必有大禍德奎又曰嶺南兵起
守令方伯既盡殺之如汝一人殺之何難云
故臣果以此往問於尹天擎德奎上年又謂
臣曰汝籬下凡有幾人而或有大事不意調
發則辦出幾許名耶臣不知其有深意答以
若有築泐等事可得四五十名趙錦所告無

據德奎又謂臣曰汝居江邊又多奴僕沽酒各一缸收聚以待其意欲於中路犒饋賊軍三月初一二日間德奎來見臣問前言奴僕之事有意言之蓋欲得軍矣今則軍丁有餘不必調發但吾無手下兵隨所有給之臣恐煩於隣里聞見不給謀逆是實處斬孥籍如法○問辛孝祖孝祖供臣往州西場市則萬口一談皆以為趙觀奎胤祖率奴輩為逆胤祖率奴往赴遇雨還歸臣不能目見是燈下不明胤祖籬下戶數近七十戶而聞去八月

趙錦來宿於胤祖家辛景龜言於臣○定配鞫廳罪人李滌於遠地以河弟見囚累推不服 命施緣坐律○癸巳右捕廳 啓言罪人弘壽子德鎮率兩人隱伏京中綢繆出入馬上囊中有咨文謄書一張及千餘兩錢置簿文書不書姓名或破字而書之件記中各人名字只書一字極可疑德鎮及其主人朴慶舜宜移送鞫廳 許之○命湖南御史金始炯移差湖西御史使勿上來仍安撫湖西○命賊魁希亮熊輔崇坤首級沉葭葭置于

光熙門內訓局火藥庫中待都巡撫使回還
後行獻馘之禮○庭鞫問辛孝祖供臣初欲
告變非親鞫故不為告變今告之觀奎輩
有魁首大將砥平南壽彥乃觀奎妹夫觀奎
與壽彥為舟師大將聚驪江所泊船隻
衙駕若幸南漢則為衝破之計其言藉藉井邑
縣監睦重衡有謀逆之意其繼子兒名光遠
在驪州其生父即睦天齊與平兵李思晟爛
熯相議賊變出後光遠聞其父為湖南賊大
將而上來下去井邑中道還來壽彥之事臣聞

之於胤祖子景龜臣亦見其文跡三月十三
日暮往胤祖家舍寂無人冊上有如手指大
片紙拆封而不糊復合其封上書木香二錢
臣欲見木香而開見之則非木香乃松明枝
一箇心以為恠復詳看累書之紙則明是觀
奎筆跡而初行曰竹根欲為採送而日暮未
果明當採送昨聞嶺竒清與嶺事期於必成
俄見砥書期信未能的知可鬱此札送于廣
州任生處以探期信如何云云不書姓名期
信云者其後思之期者似是日期信者似是

信地也其傍又有堅封書一度書面曰青田趙進士候狀廣津任生負旅所入納臣未及開見而主人出來故佯若不見而退坐此雖非南壽彥之文跡而俄見砥書云者可見壽彥書抵觀奎之信然矣井邑倅事去月十五日想必賊徒期約之日也十四日曉光遠率其奴三名與其生父天齊入後浦里中胤祖家而臣適到胤祖家臣初豈知光遠作行之由惟問其早動則光遠父子哂而不答臣累度強問之則景龜在傍謂臣曰隱諱於叔無

益吾當言之井邑縣監為湖南賊大將上來與平兵約會○刑安煇一次煇供臣往思晟處為綢繆之謀鄭世胤亦往思晟處臣與世胤相知者已數十年去冬世胤請與臣同往平安兵營與之偕行中路世胤謂臣曰吾圖大事而財力不足若得銀數百兩於兵營則可以作事臣到兵營先以此意言於思晟思晟仍請世胤密語思晟曰姑無所儲當從後覓送云渠或遽歸上京或移除軍門大將當相應而上來後相議為之李奎瑞有賣舍之

錢故百兩果得來付嚴惡發轉送世胤處使
備軍糧軍服糧與李溢皆知同黨則世胤
思晟世胤之弟繼胤元百周崔擎字李昉謀
逆是實 命姑勿結案待 親鞫更訊○刑
金弘壽四次金玉成九次崔鳳文金鼎鉉各
一次並不服更推李溢供如前○甲午定配
鞫廳罪人金世云於絕島世云弼夢儻人捕
廳以世云越海從逆夢踪跡殊常有翼逃亡
時又有居間買馬之事譏捕 啓送鞫廳
上以儻人不可以同黨鞫治有是 命仍以今

後則此等儻從勿為譏捕事分付捕廳○召
還嶺南安撫使朴師洙以其有母病也○命
以今二十一日行告 廟陳賀發禁營將校
諭都巡撫使吳命恒及期上來○命以賊麟
佐熊輔弼顯思晟希亮弼夢泰徵觀孝有翼
維賢等十賊定為逆魁赦文賀箋並依此措
辭○慶尚都事狀 啓言監司黃璿以今月
十一日卒逝

上教以璿盡心國家殄瘁王事今觀卒逝狀
啓傷悼曷喻喪葬諸需令該曹從優題

給亦令該曹變品贈職時本道逆亂新平

璿素無病卒之日亦治事接賓至夕平善

後進糜食少許病發暴卒後多有中毒狀

聞者皆親懼從臺言拿治本營茶○擢嶺南

御史朴文秀為本道監司 命除朝辭赴任

○以弘文正字李宗城差嶺南御史當日發

送宗城辭 陛白 上亂逆已平宜開 經

廷

上教以今當遠出猶留心於獻替予用嘉之儒

臣南下後勉戒之言當留意不忘至於鋤治

一節尚嚴雖非三代之意諸葛亮治蜀亦猶

為之古語云干戚之舞不能解平城之圍招

來安集雖先務領相鋤治之言亦不可不念

須使恩威並行可也○閔元措物故

上御仁政門親鞫刑安焜二次焜供臣往平安

兵營時鄭世胤以為見平兵有可言者仍言

謀逆事要得銀數百兩可以成事使臣囑思

晟世胤言謀逆情節曰世難如此聚綠林兵

往某處作事世胤之收聚火黨已有年所渠

每稱知兵書蓋自壬寅癸卯以來已有此言

甲辰以後此謀大播近來始識元百周李昉

崔擎字世胤之弟季胤等矣初則不過綠林
兵若干而畢竟幾至六七百人欲於三南中
擇其可據處據之全羅道則世胤主張而羅
崇大聚綠林數百名欲應之甲辰三月臣往
見世胤而問賊變則以為果有此事終則李
昉詳言於臣曰初為草寇之計徒黨既衆所
得又多始生謀逆之心往見崇大以為竊據
湖南之計世胤未返臣要更議於思晟將往
平安兵營矣聞賊變已出往之無益仍轉避
于原州平營酬酢事世胤謂思晟曰吾有軍

五六百名擎字亦有五六百名必得銀貨可
以做事思晟以為銀貨則從當送之四五月
若遞歸則可以內應又以為觀吾八字則四
月間有上京之數訓將雖未易若為他軍門
則待賊起可以相應賊起 國家必當使吾
擊之從中可應而南泰徵亦與同謀云臣常
時以思晟為竒故每事惟思晟是從思晟謂
世胤曰不必多得軍兵若聞賊變 國家必
以我將兵擊之乘此時合兵可易為力又言
四月若未遞則豈不得臺閣中一人耶彈文

措語吾當書送若得効遞則可以上京與世
胤和應臣無他策或以從事官相從聞思嚴
通天文地理故以此為恃謀逆是實處斬孛
籍如法○更推金玉成玉成供聞外三寸崔
廷龍言此地有變近處聚軍汝不須閑漫往
來十二日夜振威陽城村落皆空葛院入金
廷賢與其妹夫朴寧東等依哨官例各率白
丁軍整隊待賊藪起兵之報同向京欲為賊
葛院酒幕人半是廷賢奴及籬下人故使造
白色軍服為今之道速徵江原平安黃海咸

鏡道軍兵而平安兵使速遞而後可及也知
情是實處斬如法○命放鞫廳罪人金震浹
金塘李興柱被李累訊不
得實故放送○問朴師寬弼夢
之
刑二次師寬供茂長去路歷入泰仁則結
陣官門問于弼顯答以監營急關纔到使之
上送軍兵故聚軍矣臣曰吾自全州來未聞
急關上兵之事何謂有急關答曰汝何以知
之姑勿往茂長留此所挽留臣弼顯率軍出
仍率內行弼顯曰同往全州可也不由金溝
路從龜山小路以往臣於是逃縣臣父在茂

長臣在全州自全州距茂長二百里從全州
往泰仁非臣父之所遣李河他人家一面而
已清州變出之前弼顯謂臣曰非久湖西當
有變云又曰嶺南大丘安東南人京畿人起
於忠清道將攻清州清州之變已出大丘安
東想必同起矣十九日臣聞清州變報於路
上入去泰仁則弼顯曰吾言何如不特湖西
嶺南變報亦將至矣臣曰吾家羅世綱三年
待變何為此言臣豈不知弼顯河謀逆之事
耶弼顯河以為臣則禍家人不必勸入也弼

顯謂臣曰全羅監司鄭思孝即汝至親思孝
與臣母為四寸故謂之至親渠來泰仁欲使
思孝聞其謀逆之事使臣往傳之而思孝甚
精之人豈敢發此言耶臣父自乙巳後長在
濟州茂長臣往來其處間入城則弼顯河
思晟謀逆弼顯往居尚州慶尚道南人為謀
逆主人李玄佐韓世弘為之此言之入臣耳
只緣弼顯父子而追入逆謀者南泰徵尹德
裕也首發謀逆之議即河也河則自 上即
位之初已生凶計與密豐君連家因此而生

此計河與一鏡連家一鏡之外孫為河之婿
一鏡誣上不道之言無數為之故河為此謀
臣父乙巳正月離家去年十一月出陸豈有
逢着弼顯之事耶臣父原情果如弼顯之言
則弼顯去月望前因羅州掃墳往臣父謫所
弼顯或有所傳之言謀逆是實處斬孛籍如
法○問金德鎮德鎮供家貧多債欲賣善山
田土償積債給債文書甚胡亂故從略記錄
以為推尋之計走肖字按審文書之際有名
字未審之處故書姓字以為不忘之地實無

他意○問閔元普元普不服○慶尚監司黃
璿狀 啓言捉賊李逢春金呂鳴曹鼎任鼎
第盧爾瑚等集示爾瑚居咸陽入賊徒賊李
萬光並其招辭上送○江原監司李衡佐狀
啓捉送韓世能世弘弟

勘亂錄卷之三

勘亂錄卷之四

乙未

上教曰自兵興以來各處江津及要路皆有把守為日既久不但軍卒暴露深可愍念行旅到處阻滯病民不少委屬可慮况今亂逆底定尤不當一向防守各處江津要路把守一併減去軍人等即日遣還使士民安靜不搖專意農桑道臣及守令須體予如傷之念別為安集煦撫以盡字恤之道○命放告變人金重萬鄭觀賓除重萬實同知觀賓實僉知

令該曹覓給章服俾爾謝賜逆家各一區及
奴婢米石有差重萬家屬諭京畿監司訪問
上送觀賓上躡自稱無功且言欲赴舉辭
加資上嘉其志許之改授別提
命遞揚州牧使俞拓基兼帶鎮禦使罷宣傳
官闕內別入直諭西北安撫使尹憲柱趙趾
彬上來

上御仁政門親鞫更推閔元普元普不服○定
配逆賊觀孝族天孝麟佐族德佐及鞫廳罪
人李震佐儒佐燭等於絕島掌令姜必慎初
請閔李兩逆族
總功以下並定配大司諫宋寅明爭以為罪
總功非法上只罪其中行止殊常者遂定

配天孝德佐馬震佐儒佐
等屢問不得實命酌處 ○問安炫炫不服
刑一次供如前令樞安炫面質樞曰三月十
二日汝不與李溢來吾家汝言欲告變信乎
吾曰聞騷屑而告變豈有是理炫曰李溢豈
來耶吾豈曰令監告變乎樞曰汝不以汝兄
之凶言言於我乎我驚怕而逃走矣炫曰君
何忍為此言耶樞曰汝與李溢豈不拔劍恐
喝村中諸人乎趙漢發之兄貽書漢發聞十三
四日南賊聚會於陽城須急避亂李溢豈不
聞此言而傳於汝乎溢謂我曰安進士兄弟

逃去大安進士留在吾將率往避亂令監家
屬若托屬於我則我善率往矣焯曰尤虛無
矣令李溢焯面質溢曰十二日夜君不與樞
來吾家乎其明日君不與我往壺山家中路
留在而不使汝傳喝於壺山耶壺山不騎藍
輿來耶與壺山耳語曰如此則何事可做又微
聞壺山言此亦君彼亦君吾不能詳聞君須
詳達焯曰彼亦君此亦君之說吾未能記得
而路傍坐語之狀溢言然矣汝不言今此亂
離似非南北之憂不必避亂云乎又命焯樞

溢面質焯曰臣傳騷屑行言壺山君曰此何
等騷屑耶臣曰此非外國亂離似外起兵內
有應而宗班中有人云君聞之乎壺山答以
若然則彼亦君此亦君也樞曰其時李溢不
謂我曰宗班中密豐君為之云此亦君彼亦
君君則勿慮而伸足卧可也焯曰豈出溢之
口乎壺山果言之矣樞曰初頭捉來李溢持
欲言密豐臣以宗室不忍提說果拔之於原
情矣焯曰伊日君不曰彼君此君於吾則不
為關係何君不可事乎君不可發明矣樞曰

以其干涉於密豐故初不得告矣訓鍊都監
鳥銃三百柄偷去之說丁未冬禁衛營夫鳥
銃大將吳命恒杖殺
監官此和似誤
指禁營為有監大計之說白衣之說汝不言
於我耶刑安炫二次炫供龍仁鄭大允與弼
顯有翼謀逆而送其六寸季胤於南中使之
率兵上來渠則從中應之綢繆謀議臣年少
雖不入其中而果聞之李溢往來臣家故聞
此言謀逆是實處斬孥籍如法○刑李溢一
次溢供三月十二日夜炫謂臣曰騷屑汝知
之乎此非他國亂離乃中間亂離吾兄將用

汝而恐汝傳說於汝族大事出矣臣答曰吾
無勇力智略將何用之炫因要同往壺山家
到峴上留坐邀壺山來耳語臣微聞之壺山
曰若保全則此亦君彼亦君何害之有知情
是實處斬如法○命拔李真儒李明誼徐宗
厦尹聖時於鞫案仍囚南間初以逆鏡既下
致疑並拿來
上親和之及取招有是命後明誼
坐與逆賊瑞鳳為近親相通杖斃○問韓世
能刑一次世能不服○問趙萬挺刑一次萬
挺不服○放鞫廳罪人安慶祐慶祐即鄭觀
賓之表叔借
馬觀賓隨牲水原自水原
一併上送見囚至是始放○命軍門鳥示李

萬光以招解不道○更推極刑一次極供如
前○庭鞠刑趙萬挺趙漢發二次閔元普尹
興國一次並不服○刑安益泰二次益泰供
知情是實○慶尚右兵使李汝迪狀 啓言
捉賊將許激鳥示○都巡撫使吳命恒狀
啓言咸陽郡守朴師漢捉賊將沈壽明安陰
偽縣監慎守憲及其子潤曾等集示賊黨李
萬采李益春鄭奎瑞等嚴囚○刑韓世能二
次世能供嶺南無往來之事昨年冬入京有
所聞逢着有翼則有翼言有不軌之事湖南

兵起有內應事使臣傳于臣兄臣兄寒食時
來原州故臣果傳有翼之言臣兄以為待吾
上京可以詳知其後臣兄抵書於臣以為時
事未能的知而嶺南事李麟佐擔當為稱兵
之計謀逆是實處斬孥籍如法○丙申 命
鞫廳罪人安益泰減死配絕島益泰以知情
遲晚

上以益泰不能借觀賓告水原者勢未及也非
觀望酌處○都巡撫使吳命恒狀 啓引罪

始命恒未三安城臺臣申魯斥以遲留
嚴教非黜且出征時辭於使殿言思晟若就

拿無實下送軍中云上教以當此時非卿必不作此言至是命恒猶惶恐以此引罪
言馬兵及標下軍令中軍別將分領還京請以白衣胥命

上賜答縷縷令即日領軍登進宣傳官走馬回

諭○兩西安撫使趙趾彬狀啓言思晟軍

官楊憲徵李思靖等可疑狀上思弼及思晟

女諺書命平安監司尹游嚴查憲徵等

啓聞處之思弼書云時事至此奈何奈何思晟女睦哥婦云時事洵多疑

○領議政李光佐請以李廷說罪狀問于召募使俞崇而處之

上引見崇問之崇對以軍人等以為盜賊去後

廷說領兵而來臣意盜賊初到之時雖避之

而賊徒威喝索其印符廷說生恟出給罪難

容○命拿問公州前營將金九齡忠州前營

將申益欽召募使俞崇以不能討賊請罪之

有是命○定配鞫廳罪人尹興國於遠地放

送丁致慎趙拯三人皆為權○問羅崇誼刑

一次崇誼不服請屏人告李昉去處仍言昉

往慶尚道叅谷昉妻父尹鑄子前別提敬濟

家命發捕○定配鞫廳罪人安鑄於絕島

放成琢以鑄雖賊黨能告于奉朝賀致上聞

不得實放送者○命鞫廳罪人李鐵搥減死

定配絕島以鐵搥見其妻甥金夏起赴○刑

韓游閔元普金德鎮各一次趙萬挺三次供

皆如前○定配鞫廳罪人李萬根朴天齊於

絕島放洪時龜萬根以知賚肩先避出賊招

刑一次不得實時龜以名出曹京泗招自

問曹世樞使佐之表從弟刺頭為僧忠州刑

一次樞供三月初七日離發廣州初十日入

聞慶麟佐已於初六日發向忠州陽城安東

權桀權德修父子柳夢瑞入之云夢瑞自德

修所來到能佐家傳德修之言此則臣親聞

之醴泉李允師尚州金弘壽中山黃沉善山

李燾兄弟吳鵬萬入之之說聞於能佐忠州

閔元普兄弟最先與能佐相議任瑞虎權瑞

鳳三兄弟京中李彥佐柳徠趙錦亦入之云

而每以隱語為之故臣未能詳聞朴弼顯鄭

世胤兄弟明白入之二月十三日清州賊軍

官來麟佐家言平安兵使李思晟與使臣李

哥上來云臣以其稱使臣故意以為李明彥

其言曰平安道軍以胡搽粧來云海義營將
率三千兵上來云而名則不知申錫永居驪
州右尹謫死者之子及銅雀津居李世舟移
居聞慶者亦入其中而世舟宿於金弘壽家
與李萬衢曹景泗曹夏禹及能佐至醴泉臣
與萬衢等還來景泗夏禹聚壯士十餘人從
賊世舟亦從賊而去報恩倅趙文普率僧徒
而來云能佐往見權槩初則許之末後燃燈
而坐見面後曰觀勢為之云權德修金敏行
柳夢瑞皆以為觀勢為之臣奴自同隨能佐

往距臣家帷箭許而還來曰河回柳進士來
云宜璉所告安東不應事蓋安東人皆曰觀
勢為之故能佐憤怒而責柳夢瑞曰獨入吾
輦於死地乎云矣此事之延及安東蓋金弘
壽與安東人相親者多故能佐聞弘壽言而
往槩家能佐初不識槩而臣素知槩故以能
佐欲見之意往通之矣臣與能佐十一日發
清州松面十三日入安東十四日到醴泉同
行者能佐羅崇坤李萬衢李世舟曹景泗也
臣到松面麟佐已離向權瑞鳳家能佐駿佐

羅崇坤留在能佐十五日欲往金弘壽家未
及達宿於龍宮馬坊地翌日宿弘壽家能佐
之往權榘家則十二日而十三日朝往柳夢
瑞家能佐初以十二日約希亮矣不來故如
是逆行羅崇坤處臣換給騾子矣醴泉酒幕
希亮外三寸傳希亮書於能佐而送路資十
兩錢能佐托其家屬於萬衢仍向弘壽家尹
鑄孫尚昂之長子言過槐山則本倅聚軍欲
應賊云盈德縣監事能佐見安東之不應以
為盈德曾約安東先起後相應云吾欲直向

盈德不知何故不往盈德直往金弘壽之家
權德修金敏行柳夢瑞等往見座首則座首
不聽故渠等以日子之促迫容將之難於入
據為辭能佐因此憤怒吳鵬萬善天文槐山
居宗室代盡李進士着韁笠躍馬而入槐山
邑內此乃尹尚昂子所傳也臣既隨賊往安
東謀逆則有之麟佐殺清州兵使弼顯率泰
仁兵相會能佐作變於嶺南其中極凶之謀
則欲推戴密豐君云臣雖未見凶檄而閔元
普家有謄本故尹尚昂第二子目覩而言于

臣賊中有一意二意三意同謀而身自往者
一意也同謀而送其子者二意也謀則同而
身與子不往者三意也此則忠州議論非嶺
南之言也駿佐為清州偽營將驥佐在恩津
妻家夔佐剃頭李百全及其子世岳尹尚鼎
之子率往聞慶普德窟寺中洪益龜即麟佐
之妹夫故入之曹景僚剃頭於洪哥山所洪
哥告官景僚怨洪時龜誣告能佐謂臣曰汝
若與我同事則官爵可得權瑞鳳聚盜數百
人而無將故以麟佐為魁矣謀逆是實處斬

孥籍如法○湖西安撫使金在魯狀 啓言
捉賊李壽益金就禹崔麒徵尹彙周茅壽益
宗室綾川監之子供前月初十日臣往安城
尹熙慶家元白周亦同坐熙慶言元萬周鄭
世胤方往全羅道泰仁倅朴弼顯約起軍今
若往全羅道兩班同入者小論功時必有所
勝十三日與熙慶等行宿天安進公州十六
日聞清州事回程十七日得達清州世胤已
還來方為營將麟佐稱大元帥就禹供辛允
龍誘臣入賊黨允龍拔劍言汝若不從以此

善前錄卷四
劔刺殺臣果隨往竹山陣麒徵供郭重輝誘引往賊中重輝稱以旗搃專以聚軍為事到賊陣自賊中備給戰笠戰服彙周供賊黨聚屯清州邑人權璜薦臣於其中三月二十一日清州軍牢持傳令來見之乃三南元帥軍官差定者驚惶不得回避偕往梧公陣與偽防禦使安厚基進木川調發軍兵宿權纘經家賊陣中相見者權纘經金光弼權璜安厚基茅李倍應倍松賊兵行軍時中路進來白活願入軍中曾前上疏遠謫者李夢寅亦相面

於賊陣中並鳥示賊辛允龍李震華朴行成金德三茅並嚴囚○丁酉監護諸軍使尹淳還朝待命

上令勿待命入來淳入對

上慰諭縷縷淳言歷觀諸陣器械不利節制甚踈而所恃者軍心臣開陣門布宣上教則輦下親兵之聞命感泣固其宜也而至於遐方東伍之蠢蠢無識者莫不涕泣踴躍如赴樂地點考時無一漏亡兒弱老癯莫不聞風而會其時安竹捷音未到之前已以此為

恃矣臣到全州方伯狀 啓中以元無警急
為辭者蓋慮朝廷之驚動而官軍若數日遲
延則凶徒有大段聚會之舉云蓋任實回美
山中有嘯聚之盜欲乘時作變諸邑以嶺賊
聚軍防守南原縣監又發譏捕故賊黨各自
散去而為各邑譏察所捕囚繫者無數取服
者亦有之與弼顯輩計謀稍異蓋欲乘弼顯
輩之起兵八路雲擾則渠輩仍為割據湖南
云矣承服諸賊所援三人僧大有為名者及
術士宋賀淳昌居成哥云而大有藏於智異

山窟中宋賀逃走成哥不知為誰某矣臣於
向湖南之寺歷過懷德皆以為尹鑄家聚會
舉兵之說人皆傳言清牧以此言于兵營而
兵使不為動念故致有其變云其軍兵則不
知從賊與否而朴宗元驅納城內威脅恐喝
故民人輩不知逆順之分而聞令於賊中若
於其時隣近守令中有率數百軍兵諭告城
中則其賊必無遺悉捕而不能為此實為痛
歎矣李遂良橫戈躍馬身先士卒其功大矣
李萬彬肉搏而勝竹山之戰朴纘新為先鋒

大殺獲積尸如山其時避亂之類亦有混死
李行儉陣中四十餘人懸首而陣門外首級
無數別軍職朴世梓所斬十三人竹山之民
皆稱冤蓋許趙兩班所居村有賊徒隱匿其
兩班及村漢合力捕獲縛致李行儉陣中之
際夜逢朴世梓軍行世梓軍混疑為賊黨衆
銃齊發沒數殺害云矣

上命竹山民死於朴世梓軍者自本官收尸顧恤
家屬○命水原軍二哨自願從朴東樞赴戰
者別為施賞從監護使尹淳之言也○命仍

任全羅兵使趙倣以倣嘗狀罷維賢從領議
政李光佐之言也○庭鞫更推極刑二次極
供臣三月十二日知賊謀而不即發告者既
無可據之文書事涉虛踈以此趨起安焮來
言上京告變無益密豐君為之云有何關係
乎勿慮可也臣答曰彼亦君此亦君吾何參
預於其間而為告變乎臣與焮酬酢不道之
言大逆是實處絞孥籍如法○刑金鼎鉉韓
游金德鎮崔鳳文尹邃南秦績二次趙漢發
三次趙萬挺四次並不服○刑閔元普三次

元普供尹尚昂之子來臣家見凶檄事信然矣賊之為凶檄送于列邑也臣家近延豐其邑座首以為官竒謄送于臣家尚昂子適來見之矣○問韓師億師億不服○戊戌繼援將朴東樞領兵到慕華館命設犒饋放遣○命同副承旨趙顯命勞問都巡撫使吳命恒於銅雀津慰諭其將士○庭鞫更推韓師億供如前刑金昂鉉韓游金德鎮尹邃三次閔元普趙漢發四次趙萬挺五次元普供前年夏間麟佐來見無他言但盛言邊山賊事

隨問隨答之際麟佐曰士夫中通邊山賊者不無其人臣曰近日士夫雖饑豈同入於盜賊之名乎餘並不服○行大司諫宋寅明啓言逆情虛實初非常情之所可測則嚴覈處斷斷不可已今番逆招所出各人中誣告自服之言元無可論凶賊欲殺之招有足可憑而若其他名字屢出發告甚詳者國有常法不可不覈其情實而處之請一併拿鞫嚴問不允○京畿監司李廷濟狀啓言捉賊尹殷燮李仁壽朴昌禎等殷燮供三月十一

日與尹熙慶鄭繼胤李壽益元萬周兄弟相會十四日同行宿公州待候全羅道同黨十五日入清州賊中二十三日進竹山逢官軍逃散隱石穴中見捉以劒自刺不死並上送

○全羅監司李匡德狀 啓捕送賊韓益命

宋賀金益鼎等又捉送逆顯族朴弼希○已

亥四道都巡撫使兵曹判書吳命恒振旅還

朝軍南城外命恒軍還所在父老以牛酒迎

上命恒皆辭不受至是士女傾城出迎於江軍兵久暴露衣甲凋弊往往有流涕者

上出御崇禮門樓迎之使承旨趙命臣趙顯命

勞問馬步軍曰因子否德使汝等出征暴露

于外殆至月餘子思之錦王靡安幸賴汝等

戮力掃平凶賊王師適返予心喜幸曷有其

極遠路驅馳之際必不無所傷予甚念之到

關門外受犒饋後宜為歸家尋見父母妻子

又使都承旨金取魯勞問命恒曰昨遣承宣

慰問而今又臨門見卿旋師札駐於門外不

勝欣喜命恒對曰賴天之靈殲滅凶賊軍士

無一缺傷承此 下問惶恐感泣不知所達

命恒進露布文曰大化甄陶衆生而不能變

梟獍之性上天仁養萬物而不能廢雪霜之
威苗徐阻命於虞周敦泚稱亂於唐晉近則
逆叛吠於西閩居盜弄於東關斯皆命兇夙
醜自干王章所以鞠旅陳師用致天討茲憑
睿筭敢獻逆俘恭惟

主上殿下舒慘以時神武不殺撫盈成之業而
守之以淵冰本愷悌之仁而歲之以山藪刀
鋸久廢有罪無罪而一施生成菑莠不鋤刑
五服五而惟上寬大陽春既布並蝟蠕而咸
濡白日高懸尚魑魁之暗伺那知祝網之日

還有干紀之徒凶言胥騰先誘草間之狂狡
廢族和起仍蔽轂下之羌胡禍機潛滋忍言
宗社之如髮孤城遽陷可憐將軍之喪元
島中有半夜之逃何負汝也河北無一介之
士寧不痛耶肆當主憂之辰猥膺汝往之命
朝濟漢水而士氣百倍兼指隋原而賊膽已
寒召勝風於大旆安城之蟻屯先潰捲疾雷
於神鋒竹山之磐臂自摧魚游燕巢之魂後
先膏鑱烏合鼠竄之類次第就擒氛祲已消
無恙節度之故鎮湖山不改依舊生民之奠

居至於嶺寇之掃除實藉道臣之區畫大兵
徐進而但射麋龜列邑肅清而不驚班馬橐
弓戢矢按旌麾而問瘡痍攬轡停車召父老
而布德意小寇本不足以煩宵旰先聲過而
至於驚朝廷惟其逆順之既分天地鬼神之
所陰資抑亦威靈之遠暨畿甸湖嶺之不日
平恩威並施南人不復叛矣警勵斯在吾國
自此庶乎今臣本非虎臣偶掃蜂壘缺卻穀
之詩書乏吉甫之文武有媿長才憑 聖主
之威德賴羣帥之心肝敢言微績徒切慶忭

之惓謹奉露布以 聞校理鄭羽良之製也
仍行獻馘禮命恒以金胄紅甲跪進賊魁熊
輔希亮崇坤三首級於壇下判義禁金興慶
受而陳於壇上領兵曹事領議政李光佐受
馘後上樓復 命

上命並懸竿令隨 駕軍中與巡撫營馬步陣
中並奏得勝吹打而仍 命命恒入侍使前
來執其手曰卿之慷慨請行也予甚嘉之而
但未知兵力之如何卿果掃蕩湖嶺凶醜不
負托重之意使 宗社再安而

兩東朝嘉悅此莫非卿之功也今日臨門受馘
此實曠世之事予心之喜何以勝言命恒曰
天靈所及凶孽授首此由 聖上威德國祚
靈長之致臣何力之有蒙此不世之殊渥惶
感涕泣不知所達

上曰無事入來軍兵無一死傷者此尤多幸矣
命恒引罪請斥退以全終始之恩

上慰諭縷縷

上還宮命都巡撫使及出征中軍別將並入侍
宣政殿出征軍卒犒饋於闕門外

出官時廣
通橋上

上駐馬 命兩承宣慰諭都民而聽民山呼
之聲 上為之泣下平亂後今始臨民故矣

上問安城及嶺南賊變時事狀命恒對甚悉

上曰安竹之戰斬獲甚多而卿之狀聞其數甚
少不伐之心予甚嘉尚而大抵國有逆則討
之討平則錄勲事理明甚命恒曰臣以三軍
之帥許久逗留擁兵自衛而已有罪無功豈
膺茂勲臣於中路語將佐曰朝家必欲強迫
則吾當為僧云矣

上命宣醞自酌一大盃親授之曰嘉卿之功親
賜一酌卿與中軍別將分飲命恒曰 聖恩

至此惶惑不知所達命恒又曰天靈所暨軍卒無一死傷此莫非聖上仁恩所及臣與兩從事曉諭軍中時軍人輩無不涕泣願死國家恩澤浹人肌骨可知矣

上曰此由於祖宗德澤入人者深予何有焉

是行命恒撫愛軍卒與同甘苦軍卒必食後始進食軍卒必宿然後始就宿夜不處房舍曰軍卒露宿吾何獨就安雨不被雨衣軍卒沾濕吾何獨避濕也去時所着裏衫至軍還始脫幾虱滿衣每曉諭軍民必疏序滿面以此士卒皆感激樂為之死焉○命罷大臣及賓廳鞠廳諸臣別入直○命罷諸軍門大將留營及關門各處把守○庭鞠

刑韓游金德鎮崔鳳文四次趙漢發五次並

不服閔元普金鼎鉉趙萬挺物故○庚子

命錄勲以四道都巡撫使兵曹判書吳命恒

為元勲上議定元勲引見領議政李光佐判府事洪致中案上書示者舊征帥四

字者舊指崔奎瑞征帥指命恒光佐對以次序固當如此兩宜從順便之道上遂決意

為元勲○命逆賊家搜探文書及賊陣中都

目並燒火

上御仁政門親鞫問柳徠徠不服○問瓦蒙維賢

瓦蒙供柳奉事者自驪州來與維賢宿食維賢事柳奉事知之弼夢之子八月來潭陽

維賢以失火事往全州時歷入弼夢子家今
番拿來時弼夢子亦候見於參禮失火後維
賢往全州歸路往泰仁見弼顯拿來京中時
有翼來見○問宋賀賀供所謂妖術十二歲
黃山寺僧名文學者謂臣曰丙子年汝國不
能雪恥故給此書丹書一卷素書上下卷玉
帳玄機三卷唐板印本也臣置之黃山寺榻
十七歲後臣母戒臣勿為此等事故傳給僧
名處相者臣元無為妖術之事弼顯到任之
後二三日來見無他語○問羅斗冬斗冬供

臣以至窮生豈有養兵之事今春間黃昏時
有客到門臣問從何來其容不道姓名只言
我為尋羅崇大來聞往南平然否臣答言崇
大之在南平與否吾豈知之其容曰吾為鄭
生負使喚而來臣知其為鄭姓不知其名○
問羅晚致李之時李允幸一名師南壽彥趙觀
奎並不服○辛丑 命旋褒李鳳祥軍官死
義者洪霖題給其母米布後職旌○獻納李
壽益疏論三嘉縣監李廷秀之罪請令道臣
查實正法 許之以廷秀發兵不為領付營

將使鄉任替領其兵而鄉任領付於賊中其間似有隱秘之迹也○捕盜大將李森請對告李萬準奴斗去非於西小門外道上多發不道之說

上命並萬準拿囚鞠廳○壬寅

上御仁政殿受百官賀 教中外大小臣僚耆老軍民閑良人等書曰亂賊何代則無未有今茲之兇變陰沴不日乃掃載見區宇之清夷肆播用亶之渙音庸飾莫大之新慶粵予寡德叨此洪基以常性責人曾不疑乎為逆

謂淫朋禍國期必臻於同寅然惡種錮廢之猶初抑醜類鑑別之難盡名義大案數族之怨詛彌深教文兇言一賊之誅討已緩終致羣不逞之合締敢乘久無兵之時幾一有跌嗟幾乎顛覆興言及此痛心奈何逆賊麟佐熊輔暨觀孝義徵弘淳之至親宗道彥良之遺孽均鍾厲氣果臬音之不悛久蓄陰圖若獸窮而反噬弼顯有翼鬼蜮面貌豺豕心腸郝超為賊温之賓當時莫察秘跡越椒餒若敖之鬼今人蓋無明知交結中外無賴之

流主張終始不軌之事泰徵思晟或藉勳舊
而襲爵或由蠢微而發身搃周廬宿衛之軍
那知祿山之反相居代谷精兵之處反啓陳
豨之兇心維賢希亮地處何如祖烈猶在忘
朝廷視遇之眷與廢族而通交倚鄉里豪右
之權賈蚩氓而思亂雖世變無不有矣在豎
子亦何誅焉景是弼夢歷事三朝位至二品
陰謀秘計之是主悖子有寬逆腸凶肚之相
關死友則鏡雖國人皆曰可殺而天地本自
好生從鳥置而陸移何負汝叛不天視則地

畫惟怨國心肆皆外盜內應者十魁若其賈
從附麗則千數醞釀蓋久實備於賊臣不道
之辭排布轉深多出於罪人伏法之裔茲乃
賢做窮兇極惡之說馴作亂階翼為雄唱雌
和之徒稱謂謀主潛偷火藥誣牒反謗於燒
灰各出家丁凶圖至議於夜發原其首尾之
相應實是覆載之難容於是焉觀孝匿影藏
蹤攘臂稱首詬天罔極貫鏡賢而同根視國
如無嗾翼順而揭榜鬼神昭布汝持此而安
歸綱常未頹人皆憤而欲食推戴自有指目

將欲何為約束已定日期乎亦叵測光遠是
仗藏較下之羌胡人燁亦從資賊中之貨物
噫彼徵賊忍負國恩訓將窠自代之云罔非
覬覦之意元龍台相字之語益見網罟之形
此特資籍其將兵若夫指揮則在晟居賊造
用倭之地托勤王而伺機襲逆堅服胡之謀
擬劫衆而稱亂爪牙則樞煨為用聲息則弘
胤與通策之以火攻都門教之以兵連海陸
事未發而急變先上獄才成而警報俄傳麟
熊及亮果竊發於上黨城中又嘯聚於頭流

山下淪陷我郡邑城守陰賊我節鎮帥臣蓋
或先或後分據湖嶺而偽稱元帥以凶關凶
檄下為欺誑而上肆悖誣靡然極微之輸誠
痛矣宗元之屈膝事既姦急毒鋒遂及於左
畿勢甚鴟張叛氣滋熾於南服顯乃稱兵於
下邑夢亦脫身於囚山直犯完府高城半夜
馳至自稱銀臺長席白日恣行四路之寇戎
並與古有是否百年之世族多叛予實痛焉
繹騷殆空於里閭安危實迫於呼吸幸我夏
卿之自奮遂致天討之用張三軍引拳舉懷

必死之志羣盜奪魄長驅無前之師安竹之
捷音繼騰昌陝之賊陣自潰渠首悉歸於斬
獲通逃莫漏於捕追振旅鳴饒一卒無不備
之歎臨門受馘萬民有爭觀之歡至若在鞫之
諸囚並伏肆市之常憲先事而剪其戎莽惟
大老其忠一舉而蕩其狐叢繫上將之力已
將逆賊麟佐熊輔希亮觀孝弼夢弼顯思晟
泰徵維賢有翼崇坤崇大河志仁光遠德裕
樞文著培順觀翼觀宗元涵敬瑞鳳瑞麟錦
世弘倫晚致胤祖焜師寬炫世能世樞等俱

凌遲處死籍沒緣坐人燁檉滅等處絞弘觀
王成溢日佐等只誅其身逆賊一鏡亦追正
大逆律訖干戈之從事久濶不幸及茲鈇鉞
之飾威無前豈予所樂重念黎庶之失業彌
覺寢飯之靡甘然而憤洩神人實賴 宗社
之洪福歡均動植寧靳霈澤之同宣惟前後
絲綸之頒予方懋於置腹雖註誤反側之類
爾豈憚於革心本月二十二日昧爽以前除
謀叛大逆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
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魘魅蠱毒關

善齋錄卷四
係 國家綱常賊汚強竊盜外雜犯死罪以下徒流付處安置充軍已至配所未至配所已發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以其罪罪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靜言思之厥有由矣噫蠻觸之互聞致國危亡倘干戟之重尋非我臣子敷心腹而誕告庶乾坤之一新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尹淳之製也○備忘記曰嗚呼眇予寡躬承 祖宗艱大之業叨守丕基已至四載于茲而誠不足以感孚臣庶德不

足以惠恤小民以歲則年年荐饑以民則若在塗炭以政則因循姑息以賦則侵及白骨以朝則干戈相尋以宰則貪風轉甚以務則玩愒度日以俗則奢侈日盛今茲八条豈在他乎由乎寡躬矣以不才涼德遭極艱極難之時夙夜戒懼如臨淵冰乃今亂逆肆橫延及三路賊殺帥臣迫逐長吏締結世家大族亞將重閭幾微存乎呼吸安危如在一髮幸賴元老效誠陰謀先發妖腰亂領次第就伏司馬奮忠列將殫力甸服首平嶺表始定元惡

大慙一併授首此實皇天與祖宗眷顧東方之致豈予不才涼德之致乎曩思三軍之離親戚遠征枕戈露處豈若恫在已而已歟嗚呼凶魁巨慝梟獍成性罪盈惡極自干天紀而若夫賫從之徒乃誑誤淪陷者原其本情豈不惻傷民與賊混玉石難分或被捕逮或傷鋒刃念及于此食息靡安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其於賫從猶尚如此况無辜平民橫罹禍網者乎恒以茲事慮念彌切及聞監護使之所達知其無辜十三人之

慘罹鋒刃自聞此言如手枉殺逮夫數日慘怛靡定噫知者如此其他可推吁嗟生民因子不德連年困饑因子不德遭此賊亂因子不德橫被兵刃使民困窮者寡躬也使民流離者寡躬也使民傷刃者寡躬也哀我祖宗撫恤之赤子平時不能發一政而濟之臨亂亦未能救於鋒刃中橫罹君臨于上心豈安乎中夜忘寐寧欲無聞况目今亂離甫定農已愆期流離未返疑駭未定保之安之豈緩晷刻咨方伯守令安撫繡衣諸臣體予哀

痛迫切之情竭其心力安集勞來撫慰解釋
飢餒者哺之闕種者貸之而及夫穀物取用
之際則有前者下教不必架壘而至於無
耕牛者俾鄰里相助區畫指授曲有條緒必
使安其田里遂其生理及時耕耘俾有秋穫
且王者視民豈有輕重况此兵興之後宜加
撫恤各歸其業四民之中言者雖一其三俱在
此中宜須詳體列邑將士之為賊驅使力不
能自拔者予皆蕩滌不復何問其或立功自
效將施厚賞設令與賊同事者其能痛自懲

悔洗濯自新予當涵覆容護視之若平人矣
如其稔惡既久迷不知返終不感化者是乃自
絕後不可悔明告洞曉使各知奮馬至於如
上下教橫罹兵刃之類道臣安撫諸臣各
別訪問令各其官即為收瘞有親戚者亦令
尋知而又令本官各別顧恤其家示予惻傷
之意而聞安竹清州之戰積屍遍野云穢惡
之氣塗刃之屍必浸染于平民必傷害于稼
穡其令本官及附近邑勿煩民力收聚一處
而掩土軍兵中雖不傷於鋒刃屢日露處傷

兵者必多其令諸邑亦為訪問病者給醫藥而救之死者給米布而顧恤且王者之政自近及遠今番賊亂之後都民之宛轉城外困於關禁之狀如夫親觀及其城門之閉津渡之絕想像伊時景象餘懷難定三昨勞軍之行路觀京中士女追惟向日不覺愴然惟正之供雖減及民之物不可滯申飭有司之臣貢物應下之價必須從公上下無使小民有無價之役焉嗚呼一夫不獲其所是子之責况值如此之時乎節用愛民使民以時孔子

之所以謂為邦者此兩句是寡躬痛加自勉處而亦豈無交勉之道乎上自公卿大臣下至微官庶僚而破脫舊習去其奢美奔問之心慷慨之志恒存于一腔子造次不忘於是此豈非吾東否泰之一大機乎若欲圖治其要惟才是用近來用人之道專尚門閥不顧其才勿論大官小官惟以踐歷為主不取才用如是而其能治乎從今以往宜取其才之適當不復踐歷為事自三公與兩銓之臣體予今日之教凡於薦人注擬之際只取其人之

可合亟去不得已薦擬之謬習則此亦否泰
之一助矣如夫隱居行誼才德高遠晦迹丘
原不求聞達者令諸邑守令採取鄉中之公
誦報于道臣道臣亦取一道公共之論狀聞于
朝賢良方正博通墳典之流道臣亦為馳啓鯨
寡孤獨不能自活者京則京兆外則列邑各
別顧恤而士夫年八十以上者遣吏顧問而今
門存問小民年九十以上者遣吏顧問而今
番亂後為 國立節之人亦為訪問啓聞
以為旌表門閭風動一世等事正為今日之

人乎雖有動於誑惑賫從於賊者其若改圖
而自新豈徒不問當如右下教與平民一
視矣噫嶺南之一希亮亦一世變豈有再希
亮乎再昨親鞫之時湖西賊陣中都目特命
殿庭投火者是予賫從勿問之意又且安東
人放送也予意則逆賊金弘壽已無可論而
雖有其他如干之人此亦上道之變恠也且此
地風俗予已知之故應為大逆者外不忍逮
捕之意况兇賊之憑藉亂言者乎予意若此
而各自不安反生疑忌是非我之棄也即嶺

人自絕夏疆中夜思及嶺南不覺發嘆而忘
寐矣咨道臣與御史須體至意曉諭順逆令
各安其心無使先賢遺風墜落則予之心悅
豈比於嶺賊之平乎且京外之人或有誣引
於賊招者此無他兇賊輩鴟張形勢誑惑愚
民之意熊輔之抵曹聖佐之書其鴟張兇計
絳露無餘惟此一書可謂被誣者可伸之一
大證矣若因此人人自危則豈予不疑勿問
之意哉咸聽予言其各安心焉嗚呼朋黨之
弊初頭備忘已言之今不疊言今則國事既

定賀禮已成共任一廷盡心國事之意想
必不如奔問之時矣噫今茲賊亂由乎何哉
非特幾也則以何心腸更思黨習使國勢
如此生民莫保乎設有各有私讎者不敢讎
於朝廷古事班班亦有先朝申飭之事矣
豈敢以私讎不仕君父之廷乎此等義理皎
如日星而不難知矣至於初無可讎者而拘
於色目混同去就者哉義理精微之處予雖
不能當一曉諭于筵席矣噫君臣猶父子父
經患難其子敢以亂之甫定離其父而出他

而為其朋友不顧父母乎今予以
宣廟朝駐龍灣時 御題詩敬誦於今日諸臣
銘佩予言使今之教勿為紙上之空言則豈
非 國家之幸歟噫今日即我東否泰之基
卿等同寅協恭而予未能挽回世道則是予
不自新之過也如是而不悛舊習使其君孤
立於上而欲治而未如之何是非特予之過
也實卿等之自負也及夫心蓄愠憾逞其傾
軋之計者罪之斥之不少容貸然建極之道
非在他矣存乎寡躬豈不猛省方今鞫事未

了餘孽未平生民未安而國儲罄竭臨殿
受賀予心奚安而第上重 宗社之再安下
循羣情之懇至黽勉從焉念義理之晦塞思
生民之嗷嗷感慨切而戒懼深矣齟齬之文
大略草詰未能猶予意之文自政府倣予此
意代作大詰使中外臣庶咸使聞知又 命
大提學尹淳以謔字翻騰宣布○備忘記曰
今日筵席已諭而今番之勲奉朝賀豈辭也
而第以勲名加之於致仕元老非敬禮之意
且三十年固守之志八十歲篤老之齒日馳

百里之程以告賊變此誠千古稀有之事累
十載固志蓋戒懼得失者之意也衰年奏變
即平日忠赤之所發也於此二事豈不大有
益於末世乎今若以勲名忽加於元老此非
甲辰冬特從至懇之意先武遂子陵志先儒
大之予則猶以為遂子陵之志則至矣未能
誠留乎廊廟為未盡矣此則不然元老去就
非關係於此則以禮待之以誠留之似乎美
也而况彰其志褒其忠非在乎有例勲名矣
終遂其願當以別例褒嘉之意下教矣元老

既以上年批旨中一絲二字為一生之銘書
一絲二字又加扶鼎二字特以手筆書下其

令該曹以此鐫刻做旋門即樹奉朝賀京邸

以示予樹風礪世之意

該曹建一閣屋於崔奎瑞本第奉安御

書名以御書閣

○命遣金吾郎臬示定配罪人李儒

佐震佐於所遇處以江原監司李衡佐狀

啓言儒佐茅凶逆情節也○湖西安撫使金

在魯狀 啓言捉賊李根鄭潤章鄭惟同茅

鳥示○忠清監司權懌狀 啓言捉賊偽成

歡察訪李濟時上送○癸卯 命軍門臬示

鄭商霖李濟時○嶺南安撫使朴師洙狀
啓言捉賊金奎鄭灝曹命佐取招上送 命
鳥示○湖西安撫使金在魯狀 啓言捉賊辛
允龍鳥示○諭諸道絕島極邊諸罪人令該
官檢察點考俾無虛踈之弊如有私自往來
隣境者論罪當該官○判府事洪致中白
上以逆黨之亡命者或不無流入彼中播兇言
誣 國家之慮宜急撰咨文入送
上是之命招大提學尹淳撰出○右承旨趙命
臣白 上以賊黨漏網者多入山峽間為僧

宜令諸道申飭各寺譏捕

上始許之大司諫宋寅明言賊知其無所容則
益堅其兇心而易促其亂非計之善 命寢
之○命以十月設計逆庭試○命誅斗去非
定配李萬準於絕島斗去非被鞫言受萬準
指為凶言而語不可了萬準納招稱寃面質
而不得實

上參酌有是命

上御仁政門親鞫問蘇權刑一次權供同黨則南
原金簡金鍊丹金龜老鳳老金駿李起應起

漢兄弟李起鳳韓益命李垓薛東麟其子昌
玉成一龍魁首則益命宋賀金益昂等臣本
賚從而家計稍富給益命錢文益命以為渠
葦得意之時當以官爵報之許守令臣聞咸
陽賊起隨賀往任實賀言今則賊起與泰仁
倅謀議云謀逆是實處斬如法○問宋賀刑
一次賀供所謂妖術即玄圃秘訣初得見於
成揆憲處其術一手持刀一手持棗木畫符
此乃長生仙術云而試之不效○嶺南安撫
使朴師洙狀 啓言捉賊偽大將鄭世儒偽

裨將任泰謙等梟示○問韓益命刑一次益
命不服問金龜老刑一次龜老供益命與臣
共謀逆將帥則益命 命留賀益命龜老益
昂於鞫廳餘皆付捕廳治之○問趙德奎刑
一次德奎不服問林喜大柳晉禎並不服○
初潭陽軍器庫直右實納供於清州兵營云
前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官時衙客崔別將稱
號者招致言軍器火藥官家有用處自衙中
出送中房奴子盡數入送云云自十六日夜
至二十三日中房林喜大全漢相衙奴瓦蒙

茅連為輸入衙中火藥二紙帑合三十斤留
置庫中雜薪木仍為放火二十三日火藥盡
輪後崔別將言正月初一日夜火藥庫當出
火汝與色吏佯若不知驚起出視以失火搽
傳播他人此事若泄汝罪當死火藥以衙卜
馬翰去假托他卜馬柳奉事持去兵使趙儆
狀 啓上其招辭拿喜大晉禎鞫問○甲辰
嶺南安撫使朴師洙還朝

上引見慰諭師洙言醴泉軍士朴國只守鳥嶺
破腫垂死郡守徐宗一使歸家調病國只謂

當死所守之地終不去仍不起宜顧恤其家
上令道臣顧恤又言羅學川首倡義旅於嶺外
宜收用

上亦然之又請革安陰如法分屬咸陽居昌兩邑
俱陞府使咸陽置節鎮以居昌茅邑軍屬之
防守八良路則異日可得力

上令廟堂確處○命誅羅晚瑞晚瑞以掛書事
被刑不服以其子崇坤稱兵用适明璉例直
為行刑○命分配賊鑄諸孫於絕島○庭鞫
問睦天齊辛景龜並不服令孝祖景龜面質

孝祖曰三月二十日往安城場時騷屑大起
急急還來則汝不來吾家乎景龜曰吾豈往
汝家豈不與言於畚疇間乎孝祖曰今始思
之汝言是矣吾問汝父何往則汝不曰往京
中乎景龜曰果言之矣孝祖曰汝不曰為謀
逆而上去以馬劣買柳斗明馬云乎景龜曰
君言汝父何往吾答以欲得碑石書上京矣
景龜曰吾不曾言及南壽彥及井邑縣監事
矣孝祖曰汝不向汝叔曰砥平縣監欲出軍
器載船矣將不得為之矣乎景龜曰此言在

無孝祖曰汝不曰南壽彥為舟師大將建旗
而來井邑縣監即睦重衡而光彥之父云乎
景龜曰吾說此等事矣孝祖曰三月二十六
日吾往汝家汝兄弟宿舍舍廊為見汝父入內
房時光彥天齊持劔來言已失事機事將不
成矣景龜曰吾在舍廊睡熟時吾父出來覺
起曰有客來胡不接對耶其時某客之來不
能記矣孝祖曰汝不曰睦重衡與思晟爛熳
相議買置香徒軍矣聞重衡為湖南大將乘
海船上來故天齊光彥乘砥平船下去相會

書前錄卷四
三十一
云耶○問李允幸刑一次允幸供前年十二月世弘來占聞慶船郊築泐成否仍言邊山賊甚盛李玄佐驪州韓哥等入之云蓋臣粗解占術故渠等來言其成敗臣作六壬占答曰聖籙靈長社稷安寧雖欲為之必敗云世弘發愠而去謀逆是實處斬孛籍如法○刑韓滂五次金璋一次並不服問李之時刑二次之時供麟佐正月來臣家謂臣曰見南秦徵李思晟龍仁安焜方向嶺南勸起鄭遵儒仍來京與安焜鄭世允動兵與慶尚道軍

及秦仁縣監朴弼顯相會於中道汝欲從我則來不從我則速避亂三月十四日又送其弟能佐於臣家曰明日欲殺忠清兵使汝須以十六日來清州臣答以死地不可入謀逆是實○更推柳徠徠供如前○刑金德鎮六次宋賀三次並不服問閔純孝純孝被拿時自殊氣奄奄不可問純孝不服問羅斗冬斗冬故久置之始問之純孝不服問羅斗冬斗冬供如前問申錫永睦光遠並不服○乙巳兵曹判書吳命恒辭元勳詣闕外待罪上牌召引見縷縷敷勉命恒固辭久之始承

命曰至於權要決意不居 聖上若許還本職可以安心

上諭以卿若當勲予當以宋太祖保全功臣之道待卿矣

上御仁政門親鞫刑李之時一次處斬孛籍如

法之時初誣引參判李絳大將張鵬翼等為

眩亂獄情之計承服後上又親鞫刑一

次果以合感○韓游物故問張欽刑一次欽亡

誣告自服

姓名佩韓立號牌隱伏於海美地見投於洪

州鎮營自稱姓韓非張欽營將無以查實決

捉放送甫出營門欽同里居益商適過云見

欽問張生何以至此營將始知其為張欽捕

京送欽供三月十五日李玄佐以齊會清州為

言不及則當施軍律云故臣果隨賊安城拒

命臣為權瑞麟所脅聞瑞麟之言則壯士二

人往湖中二人往慶尚道其餘四人在京一

人李好仁之子延恩門折鐵壯士元無言及

安鎬之事瑞麟言全羅道則朴弼顯起兵於

泰仁沈維賢起兵於潭陽李明誼為全羅道

都元帥明誼為瑞麟五寸親慶尚道則韓世

弘朴弼顯勸起李玄佐將兵八萬而來云瑞

麟之孽三寸萬謙即臣之孽妹夫故往來交

游謀逆是實處斬孛籍如法○問宋賀刑五

次賀供臣知盜賊不盡滅若不殺臣留置至
五六月則有可知之事天機不敢漏洩賊之
會處乃德裕山即今則賊徒方散在四處矣
問李燾燾供甲辰十一月玄佐來見臣喜論
兵臣答曰吾士子日用常行之事日不暇矣
玄佐曰當此末世勿論儒武豈可跪坐而已
臣答曰儒者事不過仁義而已何必談兵渠
以為然玄佐雖似奇士實則悖戾故其終不
見世樞未知何狀或是麟佐外族曹夏之子
子孫捕盜部將等乘夜來捕或慮盜賊掘戈

欲逐之問其為捕盜部將即為就拿矣問李
照照不服問李煦煦供臣幸自先祖有遺訓
代代不見科臣兄得虛名於道內甲辰冬玄
佐自稱方外士被鶴警衣騎牛來見臣兄而
臣兄以為其人虛悖不可交不為接待而送
之問李震華震華送鏡門人朴行成金德三並不服
○全羅兵使趙倣狀 啓言捉賊鄭重慎鄭
襲儒鄭觀儒劉世恭劉仁望劉漢秀李德興
等嚴囚○丙午特授竹山人申吉萬同知中
樞府事吉萬即竹山農民與村民二十四人

捉納逆魁麟佐等者命給賞銀千兩超二品
職有是 命大司諫宋寅明言宜以駟召以
聳動民人 許之 或言寺僧革實捕賊
而吉萬替納受功云 ○定
勲號輸忠竭誠决幾効力奮武功臣以吳命
恒為一等朴續新村文秀李森趙文命朴弼
健全重萬李萬彬為二等李遂良李益秘金
浹趙顯命李普赫權喜學朴東亨為三等命
恒 為錄勲都監堂上○兵曹判書吳命恒
白仍上以沃川郡守林世謙安城賊潰之後即
移文嶺南嶺賊敗後其移文得見於安陰規

畫誠可嘉宜有褒賞 命加資○庭鞫更推
辛孝祖孝祖供趙觀奎與南壽彦相通謀逆
臣知之久矣觀奎頻數往來於胤祖家壽彦
處軍器欲為輸送之說聞於景龜更推辛景
龜供如前問申錫永不服更推趙觀奎觀奎
供如前問李百全供能佐為逆幾微臣知之
於三月初不告之罪誠不可免臣子世舟為
辦婚需送于京中其後消息漠未聞知臣及
少子世岳三月二十五日清州將校捉去三
月初麟佐來賚臣子曰若不聽吾言當以一

劔相加問朴行成睦重衡並不服更推南壽
彥壽彥供如前○丁未 命賞清安私奴莫
男軍功以諸義兵討清安賊時莫男獨先奮
擊斬偽縣監也○戊申竄忠清道司徐命
淵從臺臣姜必慎之 啓○命陽智縣監
李龍臣加資知禮縣監李世玠除授準職金
泉察訪權一衡陞六兵曹判書吳命恒白其
當亂有勞故有是 命○命故忠清兵使李
鳳祥清州營將南延年營葬時本道本官別
為顧見贈謚不待謚狀舉行○更推申錫永

閔純孝辛孝祖羅斗冬辛景龜趙德奎李照
李照李燾李震華供皆如前更推李百全刑
一次百全供臣賣穀買錢於聞慶農庄能佐
來言亂離將起此穀為避亂糧食可也買錢
何為臣言亂離無實事能佐曰今番異於前
且必出矣到今思之此是能佐逆節世舟送
于京中墨寺洞曹夏疇家不知去處世岳囚
在清州獄中更推趙觀奎刑一次供如前○
問李師魯被提御機察師魯不服問李激激供李
師魯招臣請偕往平安兵營臣問以何事師

魯曰受出李進士書將欲起兵臣曰有父母不可往師魯更招而誘之曰秦徵亦知之汝同往可也翌日都試隨秦徵往慕華館秦徵曰夕食後來吾家進去秦徵曰李進士要與同往平安兵營汝若往返平安兵營則吾當使汝一生好居矣遂與下去乃三月十二日也路中師魯曰相親人尚州韓進士葛山梁進士必當上來汝須探問於酒幕云而終不相遇十七日昏到平安兵營阻閣不得入思晟被拿來師魯要與同入深山臣曰父母在

雖死還京師魯曰吾之外家在安岳齋回糧而還可也遂同來安岳地師魯又欲留三四日臣其夜逃還京下去時師魯無他言但言慶尚道千餘軍來又使我急起平安兵營軍如是下去云○問萬積萬積供臣賣柴於門外李激來言曰李書房欲推奴於慈山地汝欲隨往乎臣進去李書房家則李書房以為慈山有奴婢可同行三月十二日發行過慈山臣問其歷過之由則答以當往平安兵營受議送三月十八日到兵營阻閣不得入宣

傳官及禁府都事拿去平安兵使夜中李書
房挽臣臂曰欲圖大事兵使被拿將不得成
自此入峽中同還安岳地留李書房於其外
家臣則逃還京中

勘亂錄卷之四

